

顾随 撰

顾随

说

名家说——
“上古”学术萃编

禅

上海古籍出版社



PDG

名家说

“上古”学术萃编

顾随 讲

顾随

说

禅

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

PDF

名家说——“上古”学术萃编

顾 随 说 禅

顾 随 撰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272号)

上海书店 上海发行所发行 商务印书馆 上海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4.625 插页 4 字数 98,000

1998年12月第1版 1998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8,000

ISBN 7-5325-2486-8

B·296 定价: 8.80元



出版说明

这是继“蓬莱阁”丛书之后，本社推出的又一套设计新颖的学术精品丛书。

四十多年来，循着古代文化各领域研究的轨迹，我社不懈地以出版一流学术研究著作为宗旨，即使承担巨大的经济负荷也在所不惜，终于形成了以“中华学术丛书”为核心的上古社学术著作系列，并成为与“中国古典文学丛书”比肩并峙的品牌图书而饮誉海内外，其价值绝不因年光流逝而减褪。常常地，我们接到各地读者的函电，询问这些精品图书有无再版的可能；也常常地，在书市上，我们见到有人淘拣到已经残损的一册半帙这类著作而喜悦不禁。于是，我们萌生了依据发展着的图书市场的需要，对我社这笔珍贵的累积以各种方式重版或重组的想法，这套丛书就是其中的一组。

考虑到当前青年学子的实际需要与承受能力，这套丛书择取影响尤著而为当今学术界读书界尤其急需的论题组合而成，或选自原来单行者，或节取文集之某一精粹部分，一书一题，说有专诣，人为名家，自成系列，故名之曰“名家说——‘上古’学术萃编”。

虽然，“名家说”的组合形式与“蓬莱阁”不同，然而在学术

源流上，却相承而又互补。如果说“蓬莱阁”着重收录清末民初以降国学宗师大家的开山之作，更多文化学术史的宏观建构；那末“名家说”，则多取三四十年代以来大师及名家们对某一专门领域或专题的潜心研究之作，更多由微观而见宏观，其所吸取的西学的成果，也随时代而有所不同。因此，即使二套丛书中作者有所重合，但品种的择取，仍以丛书各自的宗旨为别。于是由“蓬莱阁”而“名家说”，读者会产生由登堂而入室，探窠而临佳境的感觉，其一以贯之的精神则是文史哲打通，中西学兼融的世纪性学术趋尚，以及那包含着严格的学术规范的鲜明的学术个性。因此建议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不仅应汲取具体的专门知识，而更重要的是要注意其中所内含的思维形态与治学门径。

与“蓬莱阁”丛书相同，本丛书每一种前都冠以一流专家学者的导读性文字，相信同样会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

顾 羨 季(代序)

张中行

1960年九月初,顾羨季先生卒于天津马场道河北大学住所,到现在已经二十年有余了。我总想写一篇纪念文章,也应该写一篇纪念文章。可是风急雨骤,安不下心,又即使写了也不会有地方发表,于是就“沉吟至今”。现在拿笔,当作“琐话”谈谈,变工笔为写意,也许未必合适。但暂时也想不出其他办法;传记之类,已经有刊在《中国文学家辞典》第二册的一篇(我参加起草);新旧文学作品的释义发微之类,分量太重,我扛不动。不得已,只好舍正路而不由,只说说我自己在交往中的一点感触。但这也有为难之处,是:谈别人,材料常常有限,惟恐不能成篇;谈顾先生正好相反,材料太多,惟恐一发而不可止。折中之道是大题小作,着重谈谈高文典册中不会记载的。

顾先生原名宝随,后简为随,字羨季,别署苦水、述堂等,河北省清河县人。他在北京大学是学英语的,毕业正是“五四”时期,自然不能不受“五四”精神的感染。但更重要的是他有才,富于诗情,在学业方面有探险家那样的好奇心。这多种

因素相加之和是多方面的成就都很高。他写新小说,鲁迅先生曾选入《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他写旧诗,填词,作曲(剧本),单是出版的就为数不少。词比诗写得更多,风格近于北宋早期。曲也写了几种,有一次他同我说:“不敢说好,反正韵律担保不错。”可见都不是浅尝,而是钻到里边。字学他的老师沈尹默,简直可以乱真。据我看,是锋芒较少而脂泽较多,正是各有千秋。以上都属于文的一面。但他又是深沉的思想家,文论方面的著作不少且不说;值得惊奇的是他不只熟悉儒、道,还通佛学,尤其是其中最难的禅学。关于禅学,下面还要提及。至于资历,如果不算细帐,那就很简单,除了早期教几年中学以外,一生都任大学教授,直到归道山的一天。

顾先生在北京大学国文系任过讲师,也许由于来得较晚吧,我没有听过他的课。推想一定讲得很好,加上人好,学生一定能够深受教益。——也可以说不是推想,因为有人为证。一位是周汝昌先生,同我很熟,每次提到顾先生,他总是既恭敬又感激。另一位是叶嘉莹女士(住加拿大,我没见过),据说也是如此。以下说我亲身经历的。是四十年代后期,我主编一种佛学月刊,筹备时期,觉得稿源相当困难,同学李君告诉我,说顾随先生喜欢谈禅,可以找他试试。其时顾先生住在北城前海北岸南官坊口,由他那里往西不远,偏南是辅仁大学,偏北是有人疑为大观园遗址的恭王府。我住后海北岸,走二十分钟可以到顾先生住处,于是就去谒见。顾先生身材较高,秀而雅,虽然年已半百,却一点没有老练世故的样子。我说明来意,他客气接待。稍微谈一会儿话,我深受感动。他待人,几乎是意外的厚,处处为别人设想,还惟恐别人不满足,受到委屈。关于写稿的事,他谦虚,却完全照请求的答应下来。这之后连续一年

多,他写了十二章,成为谈禅的大著《揣篇录》(已收入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顾随文集》)。许多人都知道,中国的子部中,禅宗的著作是最难读的,有关禅的种种是最难索解的。我有时这样比喻,子部许多著述同是高妙,可是性质有别:就说《庄子》《荀子》等等吧,像是四大名旦演出,虽然高不可及,却都有个规矩;禅就不然,像是变戏法(新称呼是魔术),看了也觉得高不可及,却莫明其妙。莫明要使之明,先要自己能明,然后是用文字来表明。在这方面,顾先生的笔下真是神乎技矣,他是用散文,用杂文,用谈家常的形式说了难明之理,难见之境。我们读禅宗语录,都会感到,这些和尚都有个性,赵州是赵州,马祖是马祖;读顾先生的这部大著,这种印象尤其真切,只要一句半句,就知道这是苦水先生,绝不是别人。世间不少明眼人,第一章“小引”一刊出,就引来各方面的赞扬。这期间,顾先生常常生病,可是他的稀有的诚笃使他不能放下笔,每期总是如期交稿。稿用红格纸,毛笔写,二王风格的小楷,连标点也一笔不苟。十二章,六七万字,一次笔误也没有发现。我有时想,像这样的文稿,可以双料利用之:一是给写字不负责的年轻人甚至有些作家看看,使他们知所取法;二是装裱后悬在壁间,当作艺术品欣赏。遗憾的是,第十二章,也是最后一章的“末后句”,文稿交来,因为月刊不能再出版,竟未得与世人相见。直到八十年代初,天气变好,风调雨顺,有机会印全集,我才把珍藏的手稿拿出来,凑成完璧。

我主编的佛学月刊,得到许多师友的支援;但由分量重、反响多这方面说,列第一位的是顾先生这一篇。当然,反响中有不少是说难懂的。难懂,是因为顾先生是顺着禅家的路径说禅,或说是在禅堂内说禅。为了化险为夷,顾先生希望我也写

一篇，在禅堂外说禅。我很惭愧，学力差，又冗务多，一直拖到五十年代初，才勉强凑成一篇，名“传心与破执”，请顾先生看。顾先生还是那样宽厚，没有打叉子，反而写了奖掖的跋语，后来一齐发表于1953年11月号《现代佛学》。

其时顾先生已经迁到天津，任河北大学中文系教授，住在马场道校内一座楼的下层。我有时到天津去，一定去看他。房子很大，靠南窗的大书案上，除书以外，总是摆着端砚之类的小古董。他说，到天津以后，在北京逛小市买小玩意儿那种乐趣没有了。现在偶有所获，都是他女婿曹君送来的。因为我也喜欢逛小市，买小玩意儿，所以他总是把他的新收获一样一样拿给我看。仍是像过去那样关心人，详细问我的境遇。也说自己，说身体一直不好，背痛，简直干不了什么。

我觉得可惜，像这样一个人，竟不让他有个好身体。我说“像这样一个人”，意思是“罕见”，是“好”的方面的罕见。就学问说，他是集庾信与颜之推于一身。古语提到文人，有时说文人无行。顾先生正好相反，是文人而有高尚的品德。他精通诸子百家，可是用“道”只是待己；待人永远是儒家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加释家的“发大慈悲心，度一切众生”。此外还要加上，他心道学而情不道学，所以能够典重而有风趣，写出那么多缠绵悱恻的诗词曲。我说这些好像是在作颂辞，其实我只是想说说自己的心境：因为他为人这样好，学术成就这样高，我常常是想减少一些因怀念而生的怅惘，但做不到。

由怀念自然会想到他的手泽。这可以分作两期：前期是在北京时期，后期是在天津时期。前期都是赠书，共八册，多数是诗词曲的集子。其中两册封面上有题诗，行书劲健流利，可入妙品。诗不见于《苦水诗存》。一首是七绝，题在《苦水诗存》和

《留春词》合册前,诗曰:

禅月空明息世尘,吾衰已久竟谁陈。
当前哀乐要须遣,论定千秋自有人。

一首是五律,题在《苦水作剧三种》前,诗曰:

未可成新梦,凭教觅旧心。
清清零露坠,唧唧夜虫吟。
诗思入中晚,生涯一古今。
博山烟缕缕,帐底自升沉。

这样的诗,这样的字,我每次看到,就禁不住陷入凝思。思什么?引顾先生笔下常见的一句话,不可说,不可说。

到五十年代,我颇想集些前辈的手迹,当然不能放过顾先生,于是寄天津四张影印古籍宣笺,请他写。不久寄还,信中说:“……素不喜用宣纸作字,章草所写《心经》似尚可看,自书劣诗殊要不得。……不佞自去岁病起,曾立誓不以诗文字三者应酬朋友,今兹为吾道兄破例矣。呵呵。……”所说诗是五古两首,题目是“癸巳(案为1953年)寒食日用苏东坡黄州寒食诗韵”,诗曰:

三年病垂死,今兹佳眠食。
周命方维新,着意自爱惜。
相看两白头,静好鼓琴瑟。
细雨洒春城,山中乃飞雪。

柳垂风有姿，桃开寒无力。
朝来水边行，西山头更白。

二月已清明，余寒势渐已。
高柳覆丛篁，一庵大城里。
西州花已繁，明湖苗新蒔。
友朋与弟昆，妙词书茧纸。
孰云隔影形，天涯若邻里。
长吟动肺肝，既卧再三起。

诗雅字美，尤其可珍重的是皆如其人。而万幸，经过“文革”的大暴风雨，火化的什物不少，这件却安然地闯过来。

然而可惜的是在更重要的方面，听说，印顾先生全集，有不少可收应收的却再也找不到。这是因为顾先生虽已作古，学术权威的称号是大家公认的；而在“十年动乱”中，学术权威当然是反动的，所以仍须清算。这一清算，纸灰飞作白蝴蝶，飞了就不会再回来。又，听周汝昌先生说，他原来保存不少顾先生著作，某先生借去看看，竟也一去不复返。剩下的，收入全集的，还能有多少呢？每想到这件事，总不免有人琴俱亡之痛。

目 录

顾羨季(代序)	张中行 1
---------------	-------

拙 篇 录

一、小引	1
二、第二月	3
三、第二月之二	6
四、不可说	10
五、不是不是	15
六、无	21
附录:论老氏之“无”	28
七、老僧好杀	31
八、兔子与鲤鱼	39
九、从取舍说到悲智(上)	52
十、从取舍说到悲智(下)	60
十一、南无阿弥陀佛	69
十二、末后句	79

佛典翻译文学选

——汉三国晋南北朝时期

上卷	说理之部	94
中卷	序事之部	102
下卷	偈颂之部	117

附录

怀念顾羨季先生	张中行 126
---------------	---------

揣 籥 录

一、小 引

揣籥者何？苏东坡《日喻》曰：“生而瞽者不识日。……或告之曰：‘日之光如烛。’扞烛而得其形。他日，揣籥以为日也。”此则揣籥之由来。至于苦水所以用此二字，则意谓今兹所录，有如瞽者之于日，一误于扞烛，再误于揣籥，简直满不是那么回子事。其始既不止于毫厘相差，则其结果也不仅天地悬隔而已。

然而终于有此录者，《世间解》月刊行将出版，中行道兄要我写一篇关于禅的文字，这真使我不胜其惶恐之至。不错，十余年来，我确乎读过几部禅宗的语录，也看过一两部佛经。不过这读这看，一如陶公渊明之读书不求甚解，则其了解之程度，亦复可想而知。然则随便翻翻，以遣有涯之生乎？即又不然。苦水虽非姚江学派笃信知行合一之说，而平生亦颇注意于行其所知，以为倘知而不能行，则其所知即成为身外之物，其未得也患得之，其既得也患失之。于此，我将仿孟子“万钟于我何加焉”之语，而曰“多知于我何加焉？”反不如安分随缘，信步行去，虽作不到浩浩落落，海阔天空，亦庶几乎简简单单，心安梦稳也。我之于经与语录不求甚解的原故，倒不尽在乎震其根深，知难而退。而是因为现在所知之一星半点已经不能见诸实行，那么，将来所知虽多，亦奚以为乎？譬如《心经》所云“无挂碍故，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究竟涅槃且置，试

问如何能作到远离梦想去？如何能作到无恐怖去，无挂碍去？若说苦水现下实际工夫业已达到此等境界，岂非大言不惭，自欺而又欺人？若说以此四句经作为题目，令苦水作一篇文章，则苦水自信即使不能说得天花乱坠，三五千字的论文卷子是可以拿得出手去的。若当其欣于所遇，暂得于己，便是万儿八千字，亦复何难？且不说依经说教，三世佛冤，亦且不说错下一转语，五百世堕野狐身；试问腊月三十日到来时，阎罗老子面前吃铁棒时，便将这三五千，甚至于万儿八千字去抵敌的么？笑话，笑话！哀哉，哀哉！古德的嘴尚只堪挂在墙上，则苦水的笔岂不应该扔在臭茅厕里也哉。

不过苦水虽不敢自命为文人，而半生学文，习焉成性。于读语录时，颇悟得。为文之法（即于读经，亦复如此，罪过，罪过）。洪觉范的《石门文字禅》，无甚了得，于文于禅，两无所当，不必援以为例。湛堂准和尚总不愧为一代宗匠，而他于读孔明《出师表》，却悟得作文章。其所作《水磨记》有云：“……故有以破麦也，即为其碓。欲变米也，即为其碾。欲取面也，即为其罗。欲去糠也，即为其扇。而规模法则总有关捩，消息既通，皆不拨而自转。以其水也，一波才动，前波后波，波波应而无尽。以其碓也，一轮才举，大轮小轮，轮轮运而无穷。……”准公此文，意在藉物明心，依境说禅，所可断言。然而文者见之为文，其所云“波波应而无尽”与夫“轮轮运而无穷”者，则又岂不是活泼泼地绝妙文心，有如雪堂行和尚所谓“虚而灵，寂而妙，如水上葫芦子相似，荡荡地无拘无绊，拶着便动，捺着便转”者耶？古来文人当其创作时文心能达到此种境界者，恐怕纪事只有盲左，说理只有蒙庄。此外，便是太史公之雄健，王仲任之坚实，仍不免尚隔一尘。话又说回来，难道苦水学文工夫已到达此等境界

么？那又当然是不，不，一点也不。然则今兹所录，去禅固远，离文亦并不近，蹊脚法师，说得行不得，此处正好断章取义，借用“啼得血流无用处，不如缄口度残春”那两句也。然而古德有言：“行取说不得底；说取行不得底。”夫行取说不得底，真乃高山头立，深深水底行；自家的工夫与见地亦俱不能到此，如今且将这话撂开一边。至于说取行不得底，且不可认作雷声大，雨点小；说大话，使小钱；若是如此，所谓错认马鞍桥作阿爷下颏，辜负他古人不浅。所以者何？说取行不得底者，乃是学人提心在口，念兹在兹，鞭策自己勇猛精进的一种手段。不见夫汤之《盘铭》乎：“苟日新，又日新，日日新。”者位圣人作此铭时，只是个自勉，倘若已经作到此种地步，还要此铭作甚？这正是说取行不得底一个证见。说到这里，苦水此录，自然应无，却亦正不害其有。

郑板桥自题其家书曰：“有些好处，大家看看；如无好处，糊窗糊壁，覆瓿覆盂而已。”至于明眼大师，棘手作家，毒喝痛棒，苦水则又无不欢喜承当也。

以上小引竟。

一九四七年六月下旬于倦驼庵

二、第二月

何谓第二月？

《楞严经》云：“如第二月，非是月影。”夫第二月并月影亦不是，则其于月也何有？然而有人注曰：“人以手捏目望月遂成

二轮,取其捏出者为第二月。……第二月虽非真月,然离真月,亦无第二月之可见。”苦水具足凡夫,一本小九九歌,念了许多时候,还只说九九是八十三,知道甚底是禅?如今惹火烧身,自救不了,被中行道兄一把抓住,迫教每期《世间解》都要有一篇胡说,而且不许曳白出场。因念昔时古德上堂,未曾说法,先道“山僧今日事不获已”。苦水今日既非古德,不便以此藉口。曾记得有一位先辈,常常写文章发表于各种刊物上,他表明他自己的态度,辄曰“伏侍天下看官”。苦水即又不尔。苏子瞻谪居黄州之日,有客来访,往往强之说鬼,辞以不能,则曰:“姑妄言之。”以今比昔,中行大似东坡,而苦水则是被强以说鬼之客耳。既曰妄言,必非真知。坡老达人,听亦不信。不过今日所说,毕竟非鬼,乃第二月。第二月并非月影,何干真月?然不有真月,此第二月亦无由生。是故于此亦复可说:此第二月不离真月。

什么叫作禅?

苦水今日自设此问,不必扬眉瞬目,不必拈槌竖拂,不必并却咽喉唇舌,只许病鸟栖芦,困鱼止冻,要如三家村中塾师教书,先从《百家姓》中第一句“赵钱孙李”说起。禅之一词乃简称,全称当云禅那,据说是巴利语“羌哈那”的音译,而梵语则为 Dhyana,意译则曰“思惟修”。《大智论》曰:“诸禅定功德,总是思惟修也。禅者,秦谓思惟。”其在《圆觉经》疏说,则曰:“梵语禅那,此言静虑。静即定;虑即慧也。”其在《六祖法宝坛经》,禅或单举,则曰:“内见自性不动,名为禅。”然又双举禅定,曰:“外离相为禅;内不乱为定。外若著相,内心即乱;外若离相,心即不乱。”复又谆谆告诫曰:“善知识!外离相即禅;内不乱即定。”准前二说,禅是思惟,亦即定慧;思与定慧是一非二。准